



鲁迅述林

林 辰 著

鲁迅述林

林 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鲁迅述林

Lǔ Xùn Shù Lí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7}{8}$ 插页 2

198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200

书号 10019·3957

定价 1.45 元

出版说明

为适应我国鲁迅研究工作深入发展的需要，我们将陆续选编已往鲁迅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论文，以个人集和多人集的方式出版。这套书力求能反映出我国鲁迅研究的主要的学术成果，可资研究界参考和借鉴，以期有助于鲁迅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本书收入林辰同志多年来撰写的研究鲁迅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有关文章共二十五篇，出版前经过作者校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关于《古小说钩沈》的辑录年代	1
《古小说钩沈》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	5
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沈》的原貌	29
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沈》的成就及其特色	35
鲁迅《云谷杂记》辑本及所作序跋二篇的发现	48
从鲁迅佚文《〈百喻经〉校后记》说起	55
《会稽郡故书杂集》是怎样的一部书	60
鲁迅辑佚工作举隅	65

——略谈鲁迅辑录的几种古籍

鲁迅与韩愈	82
-------	----

——就教于郭沫若先生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	87
鲁迅对三一八惨案的抗争	106
辟史天行关于鲁迅的几篇文章	114
鲁迅与自然科学	124
鲁迅与注音符号的制定工作	141
鲁迅与三味书屋主人	145
“木瓜之役”小记	148
鲁迅所见的王金发	151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后记》和附识	157
鲁迅论唐代传奇作家沈亚之	163
“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补说	169
关于《鲁迅诗集》	176
略评《鲁迅旧诗笺注》	182
 鲁迅著作需要疏证	 192
二十年的愿望	198
——参加《鲁迅全集》(十卷本)编注工作感言	
写在新编《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	203
 后 记	 212

关于《古小说钩沈》的辑录年代

《古小说钩沈》，在《鲁迅全集》里面，是一部冷僻的书。因为比较专门和并未完成（连各书作者的姓名也未写出），读起来很是困难。所以一般熟读鲁迅小说和杂文的人，未必对此书予以注意。但在鲁迅的学术方面的劳绩中，此书和辑录《唐宋传奇集》、补校《嵇康集》等，同样是重要的收获；而且是汉魏六朝小说的宝库，研究鲁迅治学精神和成绩或研究中国小说史者，都不可不读。可惜在一般关于鲁迅的文章里，对这书都缺乏充分的论述；就连辑录的时间，到现在也还是一个问题。

《古小说钩沈》辑录于何时？许寿裳著的《鲁迅年谱》未有著录，其他有关鲁迅的著述，亦从无记载。在《鲁迅三十年集》第一函的纸套上面，此书“著作年代”一栏，也是空白。偶然有一、二人在什么文章里顺便提及，但也各执己见，异说纷纭。有谓系辑录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前后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史时者，如郑振铎云：

为了教授中国小说史，他便从根本上做工夫起，《小说旧闻钞》和《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集》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辑的，都是为完成《中国小说史略》而辑的，都是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

（《鲁迅的辑佚工作》，见《文艺阵地》二卷一期）

这是在鲁迅逝世二周年时说的话；十一年后，他依旧维持着这个

意见，在《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一文里，又这样说：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的秋天，他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他教的就是《中国小说史》。异常得学生们的欢迎。他的在北京的教书工作，做了六年（林按：一九二〇——一九二六）。《小说旧闻钞》这几部书（林按：据上文是指《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沈》三书）当都是在这个时间以内的几年完成的。

（《人民文学》创刊号）

还有说是辑录于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冬季在厦门大学时者，如日人小田嶽夫云：

鲁迅在厦门住了不到半年，这期间曾经辑成的《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沈》二书，他希望能够在学校里出版。

（《鲁迅传》范译本五八页）

对于这两种说法，我都不能同意；因为时间都嫌太晚。郑氏之说，距真正辑录时间，大约晚了十年。其实，除《小说旧闻钞》是鲁迅“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该书再版序言）以外，《古小说钩沈》和《唐宋传奇集》，都不是在那个时候辑的，也都不是为完成《中国小说史略》而辑的。实际是：鲁迅早已辑录这些书于先，对中国小说素有研究，然后他才到北大去讲授小说史的。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内说：“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的著作。”这对于两者的因果先后，说得很是明白。他的这个“预备”或“长编”的工作，实在开始得很早，在先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去教什么小说史。至于小田氏的意见，则更迟了十余年。他的材料的来源虽没有注明，但无疑是《华盖集续编》的《厦门通信（三）》。但这篇通信的原文是：

“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沈》印出。”这明明白白是说“先前所集成”，不知怎样，一到小田氏的笔下，却变成了“这期间曾经集成”的了！

此外，王士菁的《鲁迅传》，在说到鲁迅到北大教小说史时，说：“对于这一门学问，在这之前，鲁迅已经比任何人都下了更多的工夫了。”（一一二页）这是正确的。但他又把鲁迅辑《古小说钩沈》的时间，放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八年之间（七五页），却不免还是晚了一点。

我的意见，以为鲁迅辑录此书的时间，是在清末民初。唐编《鲁迅全集补遗》内，有一篇《古小说钩沈·序》，原发表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二月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上；连序言在这时都已写好并已发表，足见此书的辑录工作，必着手于民元以前。鲁迅在一篇文章里曾这样说过：“六朝小说……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华盖集续编·不是信》）所以倘若把这篇序言的写作时间，“姑从发表年月，定为一九一二年”（唐弢：《全集补遗编后记》）；又从序言写作时间，加以推算，则“两年多”的工夫，是上起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六月归国以后，下迄一九一一年末（宣统三年）或一九一二年初（民元二月初）。在序言里有这样几句：“又虑后此闲暇者勉，爰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名曰《古小说钩沈》。”由“又虑后此”句看，足证在民元二月以前，这书便已“比辑并校定”成功了。再看许著《年谱》，对于谢承《后汉书》、《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均有著录，何以对《古小说钩沈》独独一字未提呢？那就是因为此书在一九一二年前便已经辑成了之故。原来《年谱》的主要材料是《鲁迅日记》，而日记始于民元五月抵京之日（见年谱

凡例》，此书在抵京以前，已经完成，故日记中并无记载，《年谱》因之亦未著录。又周作人《关于鲁迅》云：“归国后他就开始钞书，在这几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种。……其次是辑书，他一面翻古书钞唐以前小说逸文，一面又钞唐以前越中史地书……其所辑录的古小说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沈》。”由此也可见在宣统元年“归国后这几年中”，此书的辑录工作已经开始并已完成。由这种种论证，我推断在民元（一九一二）之初，此书已大部完成了现存的形态。以后虽或有增改，但必不多。

不过在这时候，还未经最后整理。各书作者姓名及时代，都未注明；亦未依作者先后编排；没有分卷（《〈唐宋传奇集〉序例》：“先辑自汉至隋小说，为钩沈五部讫。”可知他是本拟分为五部的）；也没有详尽的序跋（如《故书杂集》每种前的序或《唐宋传奇集》后的《稗边小缀》）。可惜最初曾想用周作人的名义木刻不成，以后又没有闲暇来整理，所以始终没有达成定本的规模。现在，是永远没有法子来补成这一切了！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重庆椶园
（原载一九五〇年《人民文学》第三卷第二期）

《古小说钩沈》所收各书 及其作者考略

鲁迅先生辑录的《古小说钩沈》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价值的书。过去致力辑佚工作的人，大抵都只知注意经史诗文，偶然有一二人兼及小说，也不过寥寥数种，成就不大。鲁迅的《古小说钩沈》则是大规模的专门辑录小说，其收罗之宏富，采辑之审慎，校订之精确，都可说是前无古人。这实在是一种垦荒的工作。我们有了这部书，便可以同时得到许多久已散佚难于搜求的古小说，可以从其中看出我国隋唐以前小说的面貌及其发展情况（自然还得加上其他现存汉魏六朝小说）；这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的人，固然极为重要，不可或缺；就是对于一般爱好古典文学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也可以供他们选读欣赏。

但是，此书在鲁迅生前并未最后整理完成。书中既无辑例，也无序跋（后来发现的序文，并未印入书中），全书所收三十六种小说，除少数标明作者的四五种外，绝大部分都不著作者姓氏，关于作者生平事迹，更无一字说明，我们在看了书名之后，往往茫然不知道是何时何人所作。对于鲁迅辑录此书的年代和他辛勤搜采的经过也毫无所知。这实在是一个最大的遗憾。我们在阅读《唐宋传奇集》时，可以从卷末《稗边小缀》中，知道各篇作者的生平事迹和有关作品本身的文献；读《会稽郡故书杂集》时，可以从每种前的序言分别知道各书内容、作者事略、史志著录等

等，然而，这些在《古小说钩沈》中都没有。此书虽辑成很早，但最初想自刻未成，以后又未交书店出版，因为他恐销路不佳，不愿书店折本，在厦门大学时，希望能由学校印出，但也没有实现。这样一再迁延，遂使他没有将全书整理成为定稿，永远给我们留下一个遗憾！

此书在鲁迅逝世以后编入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我们才有读到它的机会。由于当时艰难的环境和时间所限，在编入时也没有作过整理或附加说明。在全书所收三十六种小说的编次上，也显得很零乱，还需要再加研究。这里，我想先谈谈鲁迅辑录此书的年代和提供一点有关各书内容及其作者生平事迹的资料，以供读者参考。

关于《古小说钩沈》的辑录年代，过去因无文献可征，迄无定论。以前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意见，以为鲁迅辑录此书的时间，是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他在北京大学等校教书的数年之间，是为讲授中国小说史而辑，因此并说《古小说钩沈》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我觉得这种意见并不准确，按之实际情况，这种推测距鲁迅辑录此书的时间，大约晚了十年，而且所谓“副产品”的说法，也显然是倒因为果。我们知道鲁迅对中国小说已先下过多年辑录研究的功夫，决不是到教书时才来临掘井。那样巨大的工作，也决不是为了教书可以赶做成功的。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归国后他（鲁迅）就开始钞书，……其次是辑书，他一面翻古书钞唐以前小说逸文，一面又钞唐以前越中史地书……其所辑录的古小说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沈》。”由此可见《钩沈》的辑录工作是鲁迅一九〇九年六月自日本归国后就开始的，而且是和《会稽郡故书杂集》同时进行。又鲁迅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六朝小说，……我

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华盖集续编·不是信》）据此推算，鲁迅在辑录此书上所费的“两年多”的工夫，应包含上起一九〇九年六月下迄一九一一年末或一九一二年初。由后来发现的《古小说钩沈·序》已经在一九一二年二月的《越社丛刊》上发表一事看，更可以证明这个推论。

为此问题，我在一九五〇年曾写过一篇短文，根据以上资料，推论此书是在上述数年之内所辑成。但当时不过是一种推论，还不敢十分肯定。在《鲁迅日记》出版以后，从其中便发现了确切可信的资料了。

《鲁迅日记》第一册（壬子、一九一二年）中有这样两条：

（十月）十二日，晴。……晚得二弟所寄小包二，内《古小说钩沈》草稿、越人所著书草稿十册。……七日付邮。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得二弟所寄书三包，计《小说钩沈》草稿一叠。……十八日发。

这是直接有关《古小说钩沈》辑录年代的重要资料，现在还很少有人注意。据《日记》，鲁迅是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北京的，同年十月、十一月由绍兴家中寄来《古小说钩沈》草稿，可见此书在一九一二年五月未来京前早已辑成。又据许寿裳所述，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鲁迅即应蔡元培之招，由绍兴前往南京，四月中回绍兴，五月初由上海乘轮北上（参看《鲁迅年谱》及《亡友鲁迅印象记》第十节）；这样，鲁迅在南京不过三月，时间很短，许寿裳说他在南京时曾往图书馆借抄《沈下贤集》，但没有说及《钩沈》中的任何一种。由此可见，《古小说钩沈》必辑录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到南京以前，即自一九〇九

年六月归国至一九一一年末这“两年多”的时间之中。

以上是关于此书的辑录年代问题。以下拟略考各书内容及其作者。在全书所收三十六种小说的作者中，除沈约、曹丕、颜之推等三四人为我们所熟知以外，其余诸人，即使史书中有传，一般读者对他们也不大了然。这里拟就现有资料，按现行本编列次序，将他们的生平事迹、史志著录、写作时代及有关文献等等，略作说明。

青史子 周青史子著。《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五十七篇，班固自注说：“古史官记事也。”青史子当为周人，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开列的译著书目中，说明《古小说钩沈》是“辑周至隋散逸小说”（见《三闲集》）；周代小说即指《青史子》，但不能确考其为何时。

《青史子》的内容，就现存遗文看，都是关于古代的“礼”的记事，和后来所说的小说绝不相同。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论“小说家”说：“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与近世杂史相类；比于《西京杂记》、《四朝闻见录》等，盖差胜矣。贾谊尝引《青史》必非谬悠之说可知。”（见一九〇六年《国粹学报》第二十一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也说：“遗文今存三事，皆言礼，亦不知当时何以入小说。”

《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共著录二十五部，其中无《青史子》名；仅于《燕丹子》下附注说：“梁有《青史子》一卷……亡。”《隋志》所谓“梁有”或“梁目”，都是据梁阮孝绪所撰《七录》而言，阮录作于梁武帝普通（520—526）中（《七录序》有“普通四年……始述此书”语，见《广弘明集》卷三）；可知在此时《青史子》尚存一卷，与阮孝绪同时而稍长的刘勰，在所著《文心雕龙·诸子篇》中有“《青史》曲缀于街谈”的话，说明他也见过此书。但到隋代便已

佚亡。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本一卷，收二则。鲁迅《钩沈》本共辑得三则。

语 林 东晋裴启著。《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燕丹子》下据《七录》附著十卷，题“东晋处士裴启撰”。

裴启，字荣期，河东人。《世说新语·文学》篇载：“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又轻诋篇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晋隆和（东晋哀帝年号，公元362年）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来因被谢安诋为记载失实，大受影响。《世说·轻诋》篇记其经过云：“庾道季（稣）谗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以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飘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按王珣，字元琳，封东亭侯）《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但梁时尚存十卷，到隋代才散佚不传。

《语林》有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本二卷，明人编《五朝小说》中亦有《裴氏语林》二十则。鲁迅《钩沈》本共辑得一百八十则。

郭 子 东晋郭澄之著。《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三卷，题“东晋中郎郭澄之撰”。两《唐志》小说家类并同。

郭澄之，字仲静，太原阳曲人。刘裕（宋武帝）引为相国参军，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北伐姚秦，他曾随军出征；次年八月克长安，生擒姚泓，刘裕更欲西伐，召集僚属会议，意见不一，次问澄之，他不回答，但西向朗诵王粲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按见粲著《七哀诗》）刘裕便决定南还。他后

来位至相国从事中郎，封南丰侯，卒于官。《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有传。

《郭子》，《隋志》不著注者，两《唐志》题“贾泉注”；马国翰辑本序云：“其注《唐志》题贾泉，未知何人也。”按贾泉应作贾渊（440—501）。唐人因避李渊讳，改渊为泉。《南齐书》卷五十二贾渊传云：“贾渊，字希镜，平阳襄陵人也。……孝武（宋孝武帝刘骏）世青州人发古墓，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并不能悉。渊对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荀晞儿。检访果然。由是见遇。敕渊注《郭子》。”宋孝武帝于公元四五四至四六四年任，贾渊注《郭子》当在此数年之间。

郭澄之除《郭子》外，尚有集十卷（见《隋志》引阮录），隋世已亡。《郭子》有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及《无一是斋丛抄》（清刊本）辑本各一卷。鲁迅《钩沈》本共辑得八十四则。

笑 林 魏邯鄯淳著。《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三卷，题“后汉给事中邯鄯淳撰”（按应作魏给事中）；两《唐志》小说家类著录并同。

邯鄯淳，一名竺，字子叔。颍川人。汉献帝初平（190—193）中客荆州，后归曹操。曹丕、曹植兄弟争相延致，曹操叫他往见曹植，两人纵谈至暮，座上其他的人都默然不能应对。曹丕即位，于黄初（220—226）初以淳为博士、给事中。事迹附见《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注引鱼豢《魏略》。

《魏略》说邯鄯淳“博学有文章”，他最著名的作品《孝女曹娥碑》，曾被蔡邕称为“绝妙好辞”。《后汉书》卷一一四《曹娥传》注引虞预《会稽典录》说：“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鄯淳，字子礼（按《世说》捷悟篇注引《会稽典录》，亦作子礼，与《魏略》异。鲁迅《小说史略》从《曲录》），时甫弱冠，而有异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

碑……朗辞不才。因试使子礼为之。操笔而成，无所点定。……其后蔡邕又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齏臼’。”这篇碑文，现在还保存在《古文苑》中。

邯郸淳，除《笑林》外，尚有集二卷（见《隋志》及两《唐志》）、《艺经》一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笑林》有《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本一卷，鲁迅《钩沈》本共辑得二十九则。

俗说 梁沈约著。《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著录三卷。两《唐志》未著录。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生，宋元徽末为尚书度支郎。齐初，为步兵校尉，后出为东阳太守，累官司徒左长史。入梁，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迁尚书令，加特进。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卒。《梁书》卷十三、《南史》卷五十七有传。

沈约是我国六朝时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历仕宋齐梁三朝，深通当代典章制度。又精于声律，著《四声谱》，对当时和后来的诗文影响很大。他的著作除《俗说》外，尚有文集一百卷、《述言》十卷（以上见《梁书》本传）、《杂说》二卷、《袖中记》二卷、《珠丛》一卷（以上见《隋志》）。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述言》不载《隋志》，而《俗说》及《杂说》以下三种又不见于本传，合起来又适为十卷，因疑《俗说》等四种“似即《述言》之篇目”。这话虽不能确定，但从书名看，《俗说》、《杂说》等，似与《述言》为同一性质的作品。此外，他又著有《宋书》一百卷，现传于世。

《俗说》，梁有五卷（《隋志》据《七录》），隋代仅存三卷，至宋又仅残存一卷（见《宋志》小说家类）。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杂家类有辑本一卷。鲁迅《钩沈》本共辑得五十二则。

小说 梁殷芸著。《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著